



108年教育部

閩客語文學獎

用本土語言尋找文學的能源



閩南語 ▶ 散文 ▶ 教師組

林連鎧先生

得獎作品 /

250公里



【得獎感言】

文字，會讓過往再度鮮活在記憶裡。

十幾年前，我拍了一部「250公里」紀錄片，父親節當天在公視播映。片中透過和女兒的互動，回溯一段深遠且幽長仰望父親的道路。

250公里，每個人心中都有這一條路，思索生命中的悸動。

十幾年後，我寫了這篇「250公里」，從小時候看臺北，到現今在臺北討生活，這中間發生的點滴。

臺北，是我小時候夢想的伊甸園。

有一回新發的課本有缺頁要更換，老師說那得寄回臺北，清楚記得他的手勢揮向北方，說要很久很久才會寄回來，可能要幾個月。小小的心靈裡，臺北是個遙遠的他鄉，那個手勢揮出的弧線，是一條尋夢的軌跡，期許自己能有站在臺北的一天。

那一年，陪著大哥到臺北成功高中註冊，記憶特別的清晰，忘不了大哥和父親說再見時的不捨，只是年紀太小，不懂鄉愁和淚水的連結。但畢竟放在心頭上，再度踏上臺北的路途，望著今日百貨的舊址，讓我懂了，讓我體會到鄉愁參雜淚水而昇華的溫度。



250公里

大林到臺北有250公里遠。

「khok-long khok-long.....」普通車的車身駛過鐵枝仔路，才會砣出這款的聲音。人攏嫌傷吵，毋過，我真愛聽這款特殊的聲音。

離開故鄉進前，足愛佇嘉義大林看上北的火車，袂輸遐有我的未來、有我的理想佮前途。算算咧，離開故鄉到臺北食頭路，嘛咧欲四十冬矣，這馬顛倒誠愛佇臺北看落南的火車，因為我知影，伊一定會經過我的故鄉嘉義大林，彼个我生長的所在。

阮兄弟仔和兩個大姊是全爸各母，阿姊和阮差十幾歲。細漢時仔，過年過節，看著阿姊對臺北轉來的時陣，穿插有綴時行，我真欣羨，袂輸若只要佇臺北，所有的物件攏會變甲足好的，就連阿姊對臺北買轉來的鉛筆，我嘛感覺寫起來的字有較嬌，拊仔拭著嘛加較清氣。

共阿姊講「我大漢嘛欲去臺北食頭路」，想袂到阿姊憂憂仔講「臺北無你想的遐爾仔好」。

我的心真懷疑，因為好空的應該攏佇臺北才著，到臺北，幸福就佇遐。

彼年，大兄國中畢業，成績袂糶，老師講會曉讀冊的，就愛去臺北拚看覓咧，留佇庄跤無啥出脫。阿兄上北考高中，考牢成功高中。

註冊前一天，阿爸恁我做伙去臺北，彼是我頭一改去臺北，毋過對阿爸來講，是伊人生的最後一擺。

透早八點的火車，四、五點仔，阿爸就共米袋仔貯甲滇滇滇，欲紮去予臺北的二舅。七點一到，阮三個人騎兩台腳踏車去大林車頭，本底想講阿爸家己會騎一台順繼載彼袋米，siáng知影伊叫我家己騎一台兼載米，伊講阿兄的行李較濟毋好勢騎，就予伊載阿兄。按呢嘛好，騎踎頭前，較毋免閣予阿爸念講我攏無好好仔讀冊。

佇路裡，擔著庄裡人，就擋落來講一下仔話。

「添海叔仔，欲恁恁困去佻位？」

「阮困欲去臺北讀成功高中啦！」阿爸回答的眼神，雖然激甲真歡喜，毋過我越頭看



伊的面容，敢若有悶悶的憂愁。

「添海叔仔，恁大漢困真勢讀冊喔！」

「干焦大漢的niā，細漢的就預顛矣！」父親講咧，就看對遮共我睨一下。好佳哉時間咧欲袂赴矣，閣講落去，就會延延著車班。

「有閒來厝裡坐！」腳踏車的鏈仔閣再kha-kha叫振動起來。

到車頭，阿爸先去拆單。

「收予好！」我袂輸若保管大條錢全款，細膩仔收落去囊袋仔，三不五時就伸落去摸看覓仔咧，再閣看阿爸遐，向望伊會當共我呵佬一下無，毋過伊若親像無想欲插我。

火車一來，我隨衝起去，毋過人濟閣暎，無位通好坐，阮三个暎佇門邊，阿爸共阿兄摸牢牢，若怕伊摔出去，我看著真想欲笑，因為閣有四、五个人倚佇愈外口，欲摔出去嘛袂輪著阿兄，毋過阿爸共伊愈摸愈經。

火車全款砢砢咧行，逐个人若親像攏有講袂出來的心事，無人咧講話，身軀綴火車幌來幌去。翕熱的車廂底，相交插各種的心情。

到斗六，真濟人落車，車廂就誠闊，我趕緊走去佔位，阿爸叫阿兄坐伊彼引，我家己坐一引，彼袋米就困佇我的位遮。

個兩個無啥想欲講話，和我歡喜的心情無相全。捏經經的手勢，敢若有心事全款。揣無人通予講話的我，就學車底賣便當的喝「便當，燒的便當……」抑無就走去前後的車廂算看有佻幾人，轉來共阿爸講，伊干焦清彩共我應幾聲仔。落尾伊買三liap便當，我看著彼半月的黃菜頭仔，袂輸若山珍海味，一囡仔就食甲空空空，閣共便當殼仔反過來予阿爸看，想講阿爸會共我呵佬一下，結果攏無插我，我就恬恬坐佇遐看個兩個。

阿爸共一粒滷卵夾(ngeh)過予阿兄。

「我食無啥會落，你吃就好！」阿兄共滷卵閣夾轉去。

「你敢毋加食寡？」阿爸細聲仔問阿兄，阿兄頭幌幌咧，目睷看對外口。

「到臺北，踮恁阿舅遐，就愛較乖咧，有閒愛共恁阿舅鬥作寡穉頭，知無？」阿爸輕聲細說，阿兄直直頓頭，四蕊目睷無對相著。看咧看咧，我煞麗佇椅仔遐睷去矣。

「臺北，臺北到矣，請落車的……」阿爸共囡甲流喙瀾的我叫起來。我共彼袋米奔佇



肩胛頭，對較無人的彼引衝落來，越頭看阿爸迺落來月台，先共物件囡佇邊仔，再閣共雙手伸進前，共已經和伊平大漢的阿兄抱落來。

「拜託咧……欲讀高中矣，閣怕伊跋倒佇彼个縫裡……」心內恥笑阿爸敢毋知影阿哥已經大漢矣？閣共伊當做囡仔！

「細膩！細膩……」阿爸共阿兄攬咧，確定伊倚有在了後才離手，個的目調短暫的對相，想欲表達關心，毋過講無出喙。阿兄有淡薄仔無自然共頭轉撻過，三个人，跔步行全款的方向，心內隱藏不全款的心情。我就若親像一隻猴山仔佇遐跳啊跳四界看。幾若擺，看著阿爸欲共阿兄鬥提行李，阿兄攏講毋免。

日頭落山進前，總算來到心目中美麗無缺的臺北。

出臺北車頭，綴鐵枝仔路行，就是中華路矣，一大排起甲攏全款的中華商場，就佇鐵枝路邊，有藝品店、唱片行、服裝店猶閣有賣食的，阿爸買幾粒包仔予阮止柮，行佇樓跔，若佇咧撻街真好耍。揸甲大包細包，行咧欲一點鐘了後，總算來到二舅共人稅的厝。

看著二舅的厝，我實在誠失望。

老師講臺北人攏蹠樓仔厝、攏是好額人，毋過阿舅盍會蹠這款低厝仔咧？閣毋是家己的，敢是老師講重耽去？一行入厝內，就鼻著臭殍味。予我上袂慣勢是，臺北人的便所哪會和浴間仔設做伙咧？敢毋驚身軀洗一半輾落去屎巒仔底？

阿兄無講啥物話，恬恬仔共衫仔褲對包裹仔底提出來，衫仔弓弓咧，下落去衫仔櫥，閣鎮一張書桌仔恰椅仔，賸的就是咧行路的，嘛是伊會當暍的所在。

無佹久，阿舅對外口買外省仔麵轉來，狹狹的空間，一囡仔映入來遮濟人，臭汗酸味濫著臭殍味，實在無好鼻，阮就徙出來外口食，四、五个人就按呢跔佇巷仔口食麵。

火車khok-long khok-long的經過，袂輸若咧唱免錢的歌予阮聽。有上北入臺北城的，咧欲到車頭矣就會駛較慢。嘛有落南的當咧起磅，綴著tú-tú叫的聲，火車頭的煙筒噴出一陣烏煙。

阿兄的目色，便若看著落南的車，就特別欣羨。幾若冬了後，我才會當了解佇彼的時陣，伊一定佇咧按算閣佹久才會當轉去？愛佹濟的拍拚，才會當共目屎拭焦？我嘛才知影火車內所載的，猶閣有對故鄉深深的數念。

一條長長的鐵枝仔路，迴到熟似、生長的庄跔，攏是切袂離的感情啊。

彼一暗，阮三个囡佇塌塌米頂頭，我是歡喜甲暍袂去，阿兄身軀倚一引，阿爸是兩蕊



目睷金金看天篷。

「阿爸，你nài猶未睷？」

「……」

隔轉工，阿舅恁阮用行的去成功高中，對萬華出發，沿路經過小南門了後，就到警備總部，阿舅特別交代，袂當胡亂講話，抑無掠入去就揣無人矣。閣一个倒幹就看著總統府，老師時常講蔣總統就是佇內面辦公，我想欲倚過看予斟酌，便衣的就過來共我趕走，講袂當適佇遮，我只好不時越頭轉來看總統府的窗門，袂輸若凡勢伊等一下就會對窗門遐共我攞手。愈行愈遠，一个轉幹了後，總統府消失佇我的目睷底。

轉來嘉義的時陣，共同學騙講我有看著蔣總統，閣講總統府有佻爾仔大間咧，個攞足欣羨我。

暗頓了後，阿爸共阿舅問講佻位有皮鞋店，阮就做伙去中華路的「今日百貨」。頭一擺吹冷氣，我喝講有夠讚，阿爸替阿兄揀一雙皮鞋，看價數，阿爸知影無俗，伊叫阿兄過來試穿，小可仔大雙，阿爸講毋通買拄好，愛會當小可仔伸勾較好，我走過去看一下仔價數，差不多是阿爸愛牽幾若十逝牛車，才買會起彼雙皮鞋，看阿爸共皮包仔窮窮咧，講賸有夠轉去就好。店員可能看阮嘛無啥錢，就送一罐鞋油予阮，阿爸愛阮做伙共店員說多謝。

出來到門口，阿爸共囊袋仔的銀角仔攞擲出來，園佇阿兄的手，阿爸的目籬紅紅，若親像有話欲講，目屎欲輾出來的時，伊越頭共我摸咧，「車班咧欲袂赴矣！」講無出來的是彼聲保重佻再見。

阿爸無越頭直直行對臺北車頭，我一下仔越頭看著阿兄佇咧拭目屎，覷頭嘛看著阿爸輾目屎，伊罕得輾目屎，我閣惹惹仔問伊是按怎？伊干焦叫我行較緊咧，抑無會趕袂著車班。伊的聲實鼻實鼻。到車頭了後，阿爸才越頭看對後壁，惹神惹神若佇咧揣啥物，我嘛毋敢加講啥，兩個人待佇車頭有一睷--仔。

佇車頂，阿爸那看我那搖頭講：「恁阿兄較勢讀冊，後擺應該會留佇臺北發展，你較預顛，就綴我牽牛車作穡就袂朽死」。

彼の暗暝，阿兄直直看著阿爸離開的背影。阿兄絕對想袂到這是阿爸留予伊最後的身影。

對臺北轉來，阿爸全款牽牛車、顧田裡的穡頭，甘蔗大了袂稞，閣無佻久就會當收成矣，冬外的血汗拍拚總算有好的結果。田裡的稻仔拄割了，閣來就愛無閒甘蔗的代誌……。



彼年的寒天敢若來了真早。

「恁爸佇田裡鑿著鐵釘仔，跔流足濟血……」放學轉來，厝邊共我講這層代誌，叫我緊去病院。阿母去做工猶未轉來，我就趕緊去病院。

「無代誌啦！淡薄仔空喙爾。你轉去衫仔櫥內，我彼領西裝的暗袋仔有錢，共我提來遮通好付醫藥費。」我跔踏車騎咧，轉去提錢來納數，兩天了後，阿爸出院，我用跔踏車共伊載。

頭一擺載阿爸。

「歹勢！麻煩你！」阿爸罕得遮好禮，我小可仔礙虐。

「你愛坐予好喔！」不知欲按怎應聲，就共伊的手摸咧囡佇我的褲頭頂。

「你這馬成績好無？」

「……猶……袂……嘿啦！」逐改的成績單攏是我將食飯錢儉落來，提去翕相館影印出來的假成績，所以應著誠心虛。

「好好啊認真，看會當考牢師專的無。後擺若做老師，就毋免像我按呢艱苦做工！」

「喔……」阿爸對我的期待真懸，毋過，我無法度像阿兄遐爾仔有才調，考牢師專煞堅持欲到臺北讀高中的。

「冊讀了好，嘛是你家己的，知無？你較袂曉讀書，我會共牛車佻牛留予你……」父親無啥氣力通講。

「我知影！」一句知影，其實有對阿爸深深的虧欠。

遮濟年來，我直直想，阿爸過身的時陣，敢知影成績單的代誌？

落尾，阿爸的空喙，致著破傷風過身去。彼年，我國中二年的，阿爸看無著甘蔗的收成，嘛看無著對臺北轉來的阿兄。

阿爸過身去的消息，拍電報到臺北，阿兄趕轉來，佇路裡就去予庄裡雜插的人閘落來，講愛用跪的轉去才有有孝。阿兄到厝的時陣，長褲的跔頭跌遐磨甲破一空，閣看會著血珠仔。



國中的老師講我是一個無前途的囡仔，我家已嘛誠匪類。畢業彼年，去考師專的，毋過連一半的分數都無，當然沒機會做一個國小的老師。

成績無好，只好去讀嘉義高工。

高工的同學當中，逐家攏有無仝款的故事。有的人考牢省嘉中，為著厝裡的經濟，選擇職業學校。有人考牢嘉義女中，毋過重男輕女……。嘛因為有欠缺的性命故事，予阮更加珍惜，無人會因為成績稔就予人看袂起，袂因為家境好額抑是散赤就有無仝款的對待。

畢業彼年，我無考牢第一志願臺北工專。我決定重考，經過一冬的拍拚，總算順利考牢。

閣再踏入臺北的土地，閣再一擺倚佇中華路的天橋頂，遠遠看著「今日百貨」的kampan，對來來去去的過路人當中，若親像會當看著過去的形影，感受阿爸彼份的毋甘俗講袂出來的感情，嘛若會當閣體驗阿爸牽我的手，行向車頭的溫度。

嘉義佇我十八歲進前，予我性命俗生長。繼落來佇臺北讀冊、食頭路、娶某生囡，一目矚仔閣經過四十幾冬矣。臺北敢干焦是我囡仔時代想欲實現夢想的所在？抑是已經加添真濟複雜的情緒矣？

這馬，較勢讀冊的阿兄留佇庄跤教國校仔，我煞顛倒離開故鄉來到臺北做一個國中的老師，踮臺北釘根生炭。

幾若冬了後，佇臺北生活，若親像會當體會當初時，阿兄憂憂的面容當中，有真濟對新環境的不安，猶閣有對故鄉的毋甘！阿爸講無出來的話，猶閣隱藏佻濟老爸對囡兒序細的關懷俗疼痛咧？

臺北，是故鄉抑是他鄉？

佇臺北若有機會去火車頭內面，我上愛坐佇遐，恬恬看著落南的火車，我知影四、五點鐘了後，火車就會經過我的故鄉嘉義大林。記持綴風杳杳仔傳送，經過我的囡仔時代，閣轉蕩到阿爸恁阿兄來臺北註冊的彼一工。我嘛知影若是阿爸猶在生，我欲離開故鄉的時陣，伊嘛會仝款的毋甘。對故鄉、阿爸的思念，時常跟綴深夜旅客的跔步聲，叫醒我的目屎，囡仔時代的歲月愈離愈遠，思念煞愈來愈深。

這段大林到臺北250公里的路途，我用四十佻冬來行……。